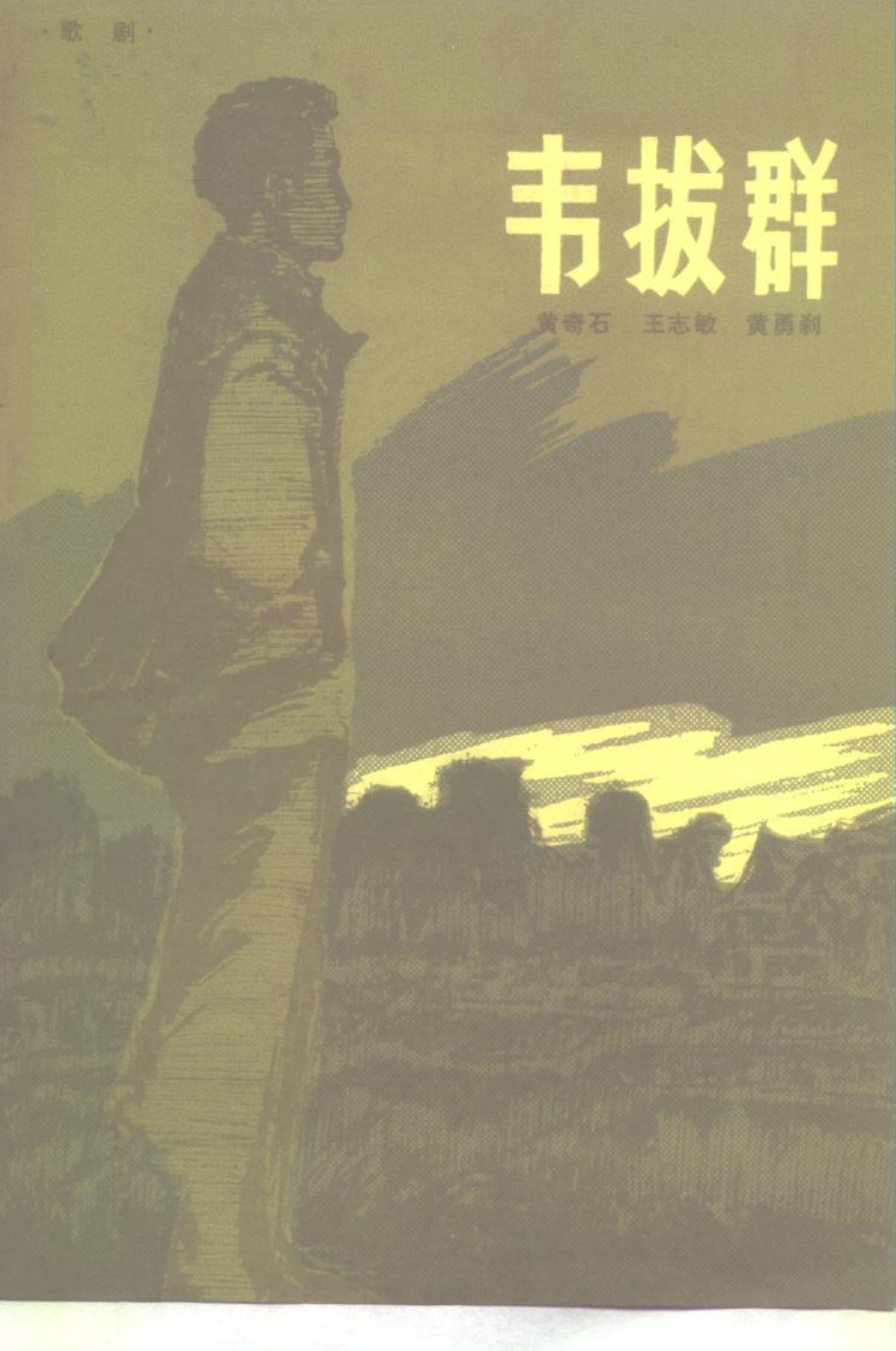


· 歌 剧 ·

韦拔群

黄奇石 王志敏 黄勇刹



戏剧新作丛书

韦拔群

(歌剧)

黄奇石 王志敏 黄勇刹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韦拔群》是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的新歌剧。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这位壮族革命家的斗争生活和家庭生活。剧本展示了韦拔群如何满腔热情投身民主革命，在艰难的斗争中组织了群众，局部地战胜了敌人，同时也锻炼了自己。他对革命的赤胆忠心，感人至深。

韦 拔 群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6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38,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7/8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8069·128 定价: 0.19元

人 物 表

韦拔群（男中音）——壮族，三十岁。

方卜根（男低音）——瑶族，四十多岁。

阿 公（男低音）——壮族，六十多岁。

阿 龙（男高音）——瑶族，盘阿妈的儿子，二十岁。

龙大洪（男高音）——汉族，共产党员，二十四岁。

阿 兰（女高音）——壮族，韦拔群的妻子，二十二岁。

丁 妹（女高音）——瑶族，盘阿妈的女儿，十六岁。

盘阿妈（女低音）——瑶族，韦拔群的妈妈，五十八岁。

壮、瑶、汉族百姓们、农军们。

黄伯礼（男高音）——国民党桂系要员，五十开外。

杜梦白（男高音）——阿兰的胞兄，二十八岁。

岑宗甫（男低音）——广西东兰县知事，五十五岁。

莫如鹤——广西自治军总司令的副官，三十四岁。

黄伯礼的随从、自治军官各一人，自治军匪兵、行刑军警、

杜梦白的心腹各若干。

（人物年龄系指第一次出场时的年龄）

第一幕

第一场

〔一九二三年秋，白天。

〔北帝岩内：正中设一神案，上置香炉，炉中香烟缭绕升起。香火的亮光照出立于高处的北帝神像。洞里的石柱、石钟乳大半消失在黑暗中。

〔幕启：巨大的岩洞里，一片昏暗。一根大石柱上，绑着盘阿龙。一自治军军官鞭打着他。神像前跪满了衣衫褴褛的百姓。持枪的匪兵们把守着洞口。沉重的鞭打声伴随着悲惨的合唱歌声——

众人（合唱）神啊神啊！佛啊佛啊！

叫我们怎么活？叫我们怎么活？

滔滔的江水啊，

没有壮家的眼泪多！

满山的苦楝树，

没有瑶家的苦难多！

一重重捐税，一场场灾祸，

叫我们往哪里逃？

叫我们往哪里躲？

我们从没害过人，

我们从没做过恶，

为什么生来就当牛马？

为什么活着就受折磨？

神啊神啊！佛啊佛啊！

叫我们怎么活？叫我们怎么活？

〔一阵锣声，几声吆喝，护兵簇拥着东兰县知事岑宗甫上。〕

岑宗甫 （上香）广西东兰县知事岑宗甫焚香沐浴、祷告上苍：今有化名“愤不平”者，散发抗捐传单，鼓吹国民革命，妖言惑众，图谋不轨。今日我要借助神威，追查罪犯，以佑乡里，以正乾坤。

军 官 老爷，这就是刚才在墟上散发传单的那个瑶奴！他叫盘阿龙，是韦拔群奶妈的儿子。

岑宗甫 韦拔群？谁是愤不平？说出来，饶你一命。

盘阿龙 老狗，你听着！（唱）

愤不平就是我盘阿龙，

瑶家个个愤不平。

红河谅你舀不尽，

西山谅你踩不平。

要杀要剐随你便，

怕死不是瑶家人！

岑宗甫 哼哼哼！落到我的手里，是猛虎，也能将它驯服，是顽铁，也叫它粉身碎骨！

〔岑宗甫命士兵拔起一簇烧得正旺的香火，放在盘阿龙的胸上炙着，直到他昏死过去。〕

岑宗甫 （环视众百姓）大家都看见了吧？敢闹事的人就是这种下场！（唱）

东兰六哨，岑氏故土。

谁敢动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滚滚红河，便是他的坟墓！

〔一匪兵上。

一匪兵 老爷，韦拔群先生求见。

岑宗甫 嗯，他来得正好！几个人？

一匪兵 就他一个。

岑宗甫 请。

〔韦拔群昂然走进。他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方脸，眉宇间，透出几分威严。举止，像个军人。

岑宗甫 不知韦先生前来，有何见教？

韦拔群 听说岑知事在这北帝庙里求神拜佛、追查罪犯，前所未闻，特来长长见识。

岑宗甫 韦先生护国讨袁，乃是东兰志士。岑宗甫不才，失当之处，还望先生赐教。

韦拔群 岂敢！自古不闻粪有税，至今只有屁无捐。岑知事为官有道，聚财有术，令人佩服！

岑宗甫 韦先生这一番话听来并不陌生，抗捐的传单上见过。岂非那传单出自韦先生之手，而愤不平正是先生自己？

韦拔群 （微微一笑）你说对了。你想抓的愤不平，不是别人，正是本人！

岑宗甫 （阴鸷地）这么说，你是来投案的了？

韦拔群 （出其不意）我是来抓你的！（上前一把揪住）

岑宗甫 （措手不及）你好大的胆子！

韦拔群 岑宗甫！（唱）

你这土官的末代子孙，

你这东兰的暴君！
在你的黑牢里，
有多少无辜的百姓？
在你的屠刀下，
有多少屈死的冤魂？
你拜的什么佛？
你求的什么神？
你竟把这北帝庙，
当作欺压百姓的衙门！

岑宗甫 (大叫)把他抓起来！

韦拔群 (用枪逼住)叫他们把枪放下，要不我就先打死你！

岑宗甫 (连声)把枪放下！放下！

〔一声牛角号，杜梦白带领手持刀矛、持枪的壮族人举着一面“愤不平”大旗从洞内暗道冲了出来，缴了匪兵们的枪。

岑宗甫 啊！（一下瘫在地上）

〔众将岑宗甫捆住，救下了阿龙。

韦拔群 父老乡亲们，岑宗甫这个老狐狸今天他自投罗网，落在了我们手中，你们说怎么办？

百姓们 杀！

岑宗甫 (叩头如捣蒜)韦先生饶命！韦先生饶命！

〔阿兰领着盘阿妈、丁妹上。牙卜根和武装的瑶族人同上。

阿 兰 拔哥，(对杜梦白)阿哥，盘妈妈带人从瑶寨来了。

韦拔群 阿妈。

〔盘阿妈扶起昏迷不醒的儿子。

盘阿妈 (抚伤)阿龙！我的孩子！……

阿 龙 (苏醒)阿妈，牙卜根大叔，你们——
丁 妹 阿哥，你看，岑宗甫被拔哥捉住了。
阿 龙 岑宗甫！（挣扎着要扑上去）
盘阿妈 丁妹，把你阿爸留下的那把刀交给拔哥！
丁 妹 (捧刀，跪)拔哥！
瑶族人 (跪)拔哥！
盘阿妈 十五年前的今天，她阿爸死在岑宗甫的刀下；总算老天开眼，又是这个日子，拔哥你抓住了岑宗甫，就用这把刀为我们瑶家人报仇吧！
〔韦拔群接刀，一一扶起他们。
杜梦白 拔哥，事关重大，你要三思而行啊！
韦拔群 嗯？……
杜梦白 一个堂堂的县知事，岂可如此轻轻地……
韦拔群 岂可如此轻轻地杀掉，对吗？
杜梦白 对呀！
韦拔群 嗯，如此轻轻杀掉，确是便宜了他。(下了决心，振臂高呼)农军集合！
〔农军列队。
韦拔群 鼓手们，擂起我们的铜鼓！
〔铜鼓震天。
韦拔群 红河的父老乡亲们！壮族、瑶族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我们既然捉住了贪官污吏岑宗甫，如何不堂堂正正把队伍开向东兰城去，高举义旗，另立江山！
百姓们 对，拔哥说得对！
韦拔群 当我们的义旗高挂在东兰城头的时候，就用岑宗甫的狗头作为祭旗之用，大家说，好不好？

百姓们 好！

杜梦白 拔哥，伯礼先生以省府代表的身份正在百色同
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刘日福谈判，要求免捐免税。
你不想想，东兰城外枪声一响，刘日福还肯坐下来谈吗？

韦拔群 攻下县城，再谈不晚。

杜梦白 东兰县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你不要去做无谓
的牺牲！

韦拔群 七尺身躯一腔血，愿付与红河的受苦人！

杜梦白 （对阿兰）阿妹，你作为他的妻子，在这样的时
候，应该劝一劝他！

阿 兰 （深情地）拔哥，你要是拿定了主意，你就去吧。
只求你能平安回来！

牙卜根 阿兰姑娘你放心，枪林弹雨里，我会跟着拔哥，
有我在，就有他！

杜梦白 拔哥，那咱们可就算真的造了反了！

韦拔群 难道造反还有假的不成？（唱）

这世道，不得了。

穷的穷得不得了，

富的富得不得了。

贪官污吏坐大堂，

无辜百姓入监牢。

不造反，不得了！

东兰不得了！

广西不得了！

中国更是不得了！

众 人 （合唱）反！反！反！

不造反，不得了！

杀进东兰城，

报仇在今朝！

韦拔群 父老乡亲们，愿随我韦拔群杀进东兰城、举旗造反的，就依我们壮家、瑶家的规矩，杀鸡为盟，饮酒为誓。

阿 公 开始结盟！——

〔铜鼓声中，“愤不平”义旗高举。阿兰捧一碗鸡血酒递给丈夫。韦拔群接过，一饮而尽。随后，壮、瑶、汉各族人依次喝血酒，过刀门，抽刀断香，下跪起誓。〕

众 人 （合唱）血酒滴滴红，

同心来结盟。

要是有人变了心，

苍天不灭地难容！

韦拔群 农军弟兄们，向东兰城进发！

〔众农军举刀：

刀枪拿在手，

跟着拔哥走。

造反不怕刀下死，

红河百姓要出头！

——灯 暗

第 二 场

〔前场后一日，下午。〕

〔东兰县府内。大堂上插着“愤不平”的大旗。〕

大堂内外，处处看得到鏖战后的痕迹：大堂正中挂着被打坏的“明镜高悬”的旧匾额；门外的石狮子，歪歪斜斜地躺着。

〔幕启：鼓乐声中，韦拔群率领农军正在迎接省府代表的到来。由牛角号手、蟒皮鼓手组成的欢迎仪仗队从大堂里一直排到门外。外喊：“省府代表到！——”杜梦白陪同黄伯礼及其随从上。〕

韦拔群 （恭敬地）伯礼先生！

黄伯礼 拔群贤弟，桂林法政学堂，一别十年，想不到今天咱们师生竟在这里见面了。

韦拔群 伯礼先生亲临东兰，东兰民众出头有日了。

杜梦白 拔哥，伯礼先生以省府代表身份，已说服刘日福，全部接受我们的条件。

黄伯礼 （取出一文）这是双方签署的协议。

韦拔群 （闻后，大喜过望）谈判进行得如此顺利，实在出我意料之外。

黄伯礼 这也还得归功于你啊。刘日福得知东兰县城被打下了，他的亲家岑宗甫当了阶下囚，立即答应了你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只要求保全岑宗甫的性命而已。

韦拔群 伯礼先生，杀不杀岑宗甫，得由民众说话。

黄伯礼 话虽如此，但是作为民众之领袖，要紧的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务使民众立于不败之地。

韦拔群 先生明教。

黄伯礼 当今广西，军阀割据，全省的局面一天不改变，东兰的状况一天不会好转。杀一个县知事，是无补大局的。况且岑宗甫一死，刘日福的广西自治

军势必大肆报复。东兰民众，起事不久，羽翼未成，不足与之抗衡。一场血洗，在所难免。因此，杀了岑宗甫，反而害了民众。

杜梦白 是啊。

黄伯礼 若是免他一死，将其撤职查办，东兰民众不但免遭兵灾匪祸之害，更有免捐免税之利。全省局面澄清之日，才是东兰百姓安乐之时，不知贤弟以为然否？

杜梦白 拔哥，伯礼先生说得十分透彻。

韦拔群 只是全省局面又当如何澄清呢？

黄伯礼 孙中山先生已经派人到省府，商谈两广统一、共同北伐的大业。广西的局面，很快就会纳入国民革命的轨道，几个小小的地方军阀，是难以螳臂挡车的。

韦拔群 这实在太好了。

黄伯礼 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万望吾弟三思！

〔韦拔群陷入沉思。〕

杜梦白 拔哥！（唱）

莫辜负黄伯礼先生这片心，
莫忘记伯礼先生这番话。
莫为这区区一条命，
致使红河战祸重起，
兵匪交加。
杀与不杀，
不为你我不为他，
为的是民众，
民众的天下。

黄伯礼 拔群贤弟！（唱）

几经鏖战，
几多热血，
争得了民众的天下。
从今后，
红河岸：
刀剑铸犁耙，
荆棘化桑麻，
民主政治结硕果，
遍地开放自由花。
国民革命的春风，
必将吹遍壮家、瑶家。

韦拔群 伯礼先生，只要能使红河百姓出水火，我韦拔群别无他求。

黄伯礼 梦白，请刘司令的副官莫如鹤先生进来。

杜梦白 （走出门外）莫副官，请！

〔莫如鹤和两名卫弁上。〕

莫如鹤 （毕恭毕敬）黄代表！黄先生！

黄伯礼 你可以把岑宗甫带走了。

莫如鹤 是。

〔杜梦白领莫如鹤入内。〕

阿 龙 （内声“不许带走！”上）拔哥！

韦拔群 阿龙兄弟，把他给交黄伯礼先生。

阿 龙 不！我要替我阿爸报仇！

韦拔群 仇，记在心里！为了红河父老乡亲不再流更多的血，免他一死。

阿 龙 拔哥！

杜梦白 （厉声）执行命令！

〔阿龙无奈，让开路。莫如鹤与卫弁带岑宗甫下。

〔黄伯礼携着韦拔群的手，与杜梦白步入内室。

阿 龙 （呆立一旁，悲从中来）阿爸！（唱）

十五年前，

阿爸留下这把刀，

十五年来，

我日夜盼望将仇报！

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

却眼睁睁看着仇人被放跑！

阿爸！我对不起你啊！（唱）

我有罪！

天难容啊地难饶！

我不配，

不配做西山盘家瑶！

刀啊刀！

阿爸的仇何时报？

瑶家的恨何时消？（挥刀击柱）

〔牙卜根和瑶族农军们上。

阿 龙 牙卜根大叔！（恸哭）

牙卜根 哭又有什么用！（唱）

恨苍天，你不开口！

恨神佛，你不保佑！

恨只恨，

我没一刀割下仇人头，

北帝庙里，

白白喝了鸡血酒！

都跟我回瑶寨！

韦拔群 （闻声急上）牙卜根大叔，你们要走？

牙卜根 要走！

韦拔群 难道你不相信我？

牙卜根 （横刀）我只相信它！（对众瑶人）走！

阿 龙 （难舍地）拔哥！……

牙卜根 你要不走，就不是盘家的儿子！

〔牙卜根拉着阿龙，带领瑶族农军悲愤地离去。

〔静场。门外，天色渐暗。

韦拔群 （自语）……难道我做错了吗？

〔突然，远处枪声骤起。黄伯礼、杜梦白急出。

〔农军甲奔上。

农军甲 拔哥！从百色赶来的自治军援兵包围了县城！

黄伯礼 这不可能！

〔大炮轰击，县府起火。

黄伯礼 （失色）啊？

韦拔群 伯礼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黄伯礼 （怒）这笔帐，由我来跟他算！

杜梦白 拔哥，事已如此，再说也没用了。

韦拔群 你护送伯礼先生回省府。（对农军甲）命令各路农军，撤出县城！

〔激烈的枪炮声，县府硝烟弥漫。杜梦白护着黄伯礼急下。牛角号呜咽。农军仓皇撤退，死伤累累。

〔阿龙身负重伤，踉踉跄跄奔上。

韦拔群 阿龙兄弟？！

阿 龙 拔哥，快走！……（昏厥）

韦拔群 （扶起）阿龙兄弟，你醒醒！

阿 龙 （苏醒）拔哥，你要快走！别忘了替我阿爸……
报……仇！（死）

〔韦拔群悲痛已极，抱起阿龙的尸体……

——灯 暗

第 三 场

〔翌日晨。

〔盘家寨，一处独家瑶寨。破烂的木楼房，有棵孤零零的苦楝树；树下，一座新坟。四面云峰兀立，附近泉声呜咽。愁云惨雾，笼罩着四周。

〔幕启：盘家母女悲哀地坐在坟前。韦拔群背立一旁。他手里攥着那把瑶刀。

丁 妹 （扑在坟上）阿哥！——

阿 妈 （凄迷地）他走了！……（唱）

日头落山了，

留下几颗星。

鸟儿飞去了，

剩下空树林。

阿龙随他阿爸走了，

抛下阿妈阿妹苦伶仃！……

〔风吹过，苦楝树上洒落一片细碎的白花……

丁 妹 （唱）苦楝树，苦楝根，

苦枝开花细纷纷。